

官  
資治通鑑綱目

七

漢書門			
八	六	六	一
五	一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三	七	書	
兩	六		
二	五		
三	八		
架	冊	號	額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1
冊數	58	( 7 )
函號	283	3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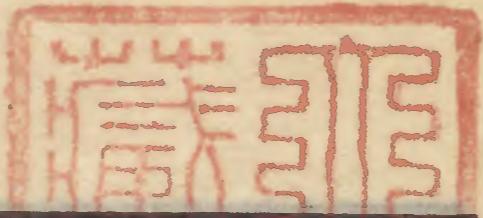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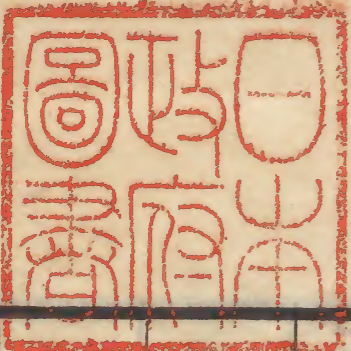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淺草文庫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凡二十二年  
盡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

辛丑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  
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錯  
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  
器唯陛下留神  
考察上從之

二月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帝始



為微行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有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

壬寅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宮。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



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夏徙郡國豪桀于昌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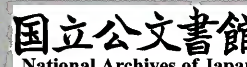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徙郡國豪桀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癸卯 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

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橐。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廣漢鄭躬等作亂

四年秋河水溢

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



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冬以趙護為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

鄭躬等犯歷四縣眾且萬人州郡不能制至是以護為廣漢太守發郡兵擊之或相捕斬

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平阿侯譚薨上悔前廢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成康縣本作城分注同

乙巳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

夫劉輔獄為鬼薪論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

許之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

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

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庠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

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



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

六 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爽莫敢盡節忠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

漢成皇帝永始元年

正編



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沙陳湯。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而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六月立捷仔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



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陛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

賢及徙昌陵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營起邑居期日迫卒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價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



但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鄼侯。○八月，太皇太后王

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是月晦，日食。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

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瘠於炮烙。

通鑑綱目 漢成皇帝永始二年 正編



流康熙  
本作沈  
其成化  
本作基

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  
繫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  
既以昭其辜。王者先必自絕。然後天絕之。陛  
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  
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僿輕無義小人。以  
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  
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媾媵。典門戶奉宿衛之  
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  
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  
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其本。  
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  
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  
反。故百姓怨恨。飢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

法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  
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  
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  
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  
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  
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  
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  
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  
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  
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  
此對。上大怒。王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  
史收永。勅過交道廡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  
上意  
亦解

漢成帝永始二年  
正編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侍中張放以

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虐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

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出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

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邛成太后之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以過丞相御史册免宣為庶人御史大夫翟



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以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在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艸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免關內侯陳湯為庶人徙燉煌

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

賜淳于長爵關內侯

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焉德之詔以長嘗白罷昌陵下公卿議封之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下詔賜長爵後竟封為定陵侯

丁未 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秦時汾陰



通鑑綱目 卷之七  
五時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

不終之藥遙典輕舉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楊氏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空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君見况餘人乎

十一月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

捕斬之○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



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鸞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君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疎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戊申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

祠后土。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奏



### 梁王立罪寢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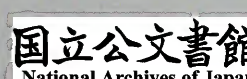
梁王立驕恣犯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請誅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菁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汙讖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

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為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 以何武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巳酉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





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孛

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飢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蠡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率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

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典於百姓因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毋奪民時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



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

馬驃騎將軍。

王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墾艸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吏所發。上由是廢之。而用其弟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自臨問之。親拜床下。禹少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為黃門郎。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



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宐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宐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于游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成化本無若鞮二字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

徵張放入侍中。尋復出之。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許商師丹班伯為侍中。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遊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左將軍辛慶忌卒



慶忌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

庚戌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

番丘康居遣子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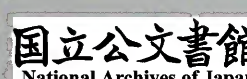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人刺殺之，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遣中郎將段會宗發戊巳較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留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劔擊

殺之。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賜爵

關內侯，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末振將弟甲爰寔將衆八萬餘口，非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

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

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





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故為無所省以夸  
芻國以此度之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  
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  
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  
絕勿復使以彰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漢為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辛亥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  
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  
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  
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秋帝較獵長楊射熊館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網  
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  
館令胡人手搏之親臨觀焉

壬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  
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  
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  
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  
廢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  
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傳太后  
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  
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



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隕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癸丑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

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

為公。中山王與卒。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

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



### 何武為大司空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未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宣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謚曰

### 匈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

漢遣夏侯藩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驚羽如得

成化本  
無若鞮  
二字

乏於邊甚饒根為上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以狀聞詔報曰藩擅稱詔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闔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

莽為大司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嬖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嬖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健仔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以太后故不治罪遣就國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重遺立立因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辜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上不



忍致法。遣就國。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皆歸故郡。方進亦素與長交。上以其大臣為之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免二十餘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 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置州牧秩二千石。

###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



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祇益趣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歲餘復如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爲哉。○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輒下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甲**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災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



通鑑綱目 卷之七  
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  
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  
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  
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  
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  
故事司馬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愆不貳其  
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  
猶不肯爲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  
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  
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  
命矣

###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  
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  
平善卿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謹譁咸歸  
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  
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修  
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  
之容者矣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  
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  
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  
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 以孔光爲丞相

光於大行前拜受  
丞相博山侯印綬



太后詔罷秦時汾陰祠復南北郊○夏四月太

子欣即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

陵○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傳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

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傳太后從弟

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

陶共皇后封丁明傅晏皆為列侯○六月罷樂

府官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入主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為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



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如歆之於董。猶如蠶之於桑。其相去遠矣。故文亦錄其辭。其人雖與王聖士。其相去遠矣。

###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

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 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

官奴婢益小吏俸。○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



以師丹為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眾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

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人。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較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况。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



根嘗建社稷之策遣  
就國而免况為庶人

###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  
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  
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  
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間者尤不精光明侵奪  
失色邪氣蚘蛭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  
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  
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  
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  
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  
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

公正成  
以本作  
正作

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  
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水為  
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  
失綱則湧溢為敗今汝穎漂涌並為民害百  
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  
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  
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  
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  
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朝  
廷亡人則為賊亂  
所輕其道自然也

### 求能浚川疏河者

漢成皇帝綏和二年

三

正編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下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

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



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小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舜歆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

空

左右或議何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歸汎鄉侯國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七十

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詔還陳湯長安



議郎耿育上書寬訟陳湯曰湯為聖漢揚威  
雪恥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  
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  
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  
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  
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  
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湯反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  
以為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  
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  
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  
安

乙卯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

**六○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  
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  
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  
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按永光三年男子忠  
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  
詔曰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  
為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  
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  
羣下寒心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新城侯欽  
等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疏言



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空使謫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之所深痛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九月上  
成化本  
有秋字

以傳喜為大司馬。○九月。隕石于虞。二○策免

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

漢哀皇帝建平元年 正編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入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

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滿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譖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耻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行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行成化  
本作為



冬十月以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昔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健行嘗從幸虎園熊逸出攀檻傅健行等皆驚走馮健行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入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健行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

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請廷尉亦自殺參爲入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紕參終不改其操且歎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丙辰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

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

### 司馬衛將軍

丁傳驕奢皆嫉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傳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御史大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為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

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 夏遣高武侯傳喜就國

傳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

###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傳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



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傳

氏為帝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姬。丁傳為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

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

罷州牧，復置刺史。



六月下  
成化本  
有帝字

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  
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  
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 六月太后丁氏崩

詔合葬  
共皇園

###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  
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冀其  
有益遂從  
賀良等議

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

### 詔罷改元易號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  
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賀良等建  
言改元易號可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  
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  
除之賀良等皆下獄伏誅

### 盡復諸神祠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  
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

傳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請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且故成  
故本作

以冬月日故賜爵關內侯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疆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歿歿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有星孛于河鼓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

必有所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韞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安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危

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祝詛自殺。



以孫寵為南陽太守息夫躬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豪或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墻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

秋乃止

封傅商為汝昌侯

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月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頡制邪上遂下詔封商

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

庶人



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柩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撈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

庶人崇死獄中

賜董賢爵關內侯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傳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加爵土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前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太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



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為皇太太后○秋八

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

宜陵侯

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待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眾畏其口見之及目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上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疑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傳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上思而宥之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  
 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  
 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  
 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在  
 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管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三吏而衆皆惑  
 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今人有七亡水旱  
 為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  
 彊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  
 盜賊劫略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  
 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寃陷無辜三也盜賊

說康熙  
本作下

橫發四也怨讐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  
 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  
 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  
 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  
 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  
 下流教化者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  
 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  
 如臣宣等為愚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  
 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  
 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  
 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  
 肉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  
 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  
 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

通鑑綱目

漢哀皇帝建平四年

卷

正編



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遊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楊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三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來朝，

宋成化  
本康熙  
本作

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然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犇逐非，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有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



通鑑綱目 卷之九十一  
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疆何者匈奴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如此之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

匈奴使者更報其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巳未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

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傅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爲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寔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執以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

通鑑綱目 漢哀皇帝元壽元年 五十一 正編



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  
伐交者也。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  
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造不  
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  
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  
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境憂也。躬曰。臣為  
國家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  
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罷羣臣。獨與躬議。  
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  
大將軍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  
未變。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  
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  
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  
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

內振成  
化本作  
府州

而天意得矣。謀動于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  
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  
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人之語  
為主。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  
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  
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  
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  
帝深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貴  
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  
十萬萬。雖遭凶年。加有荒變。外奉師旅。內振  
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  
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  
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於獄。不  
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

通鑑綱目

漢哀皇帝元壽元年

卷之十一

正編



能成化  
本作敢

陛下陛下在國好詩書尚節儉徵來所過稱  
頌德美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  
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  
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  
於治宗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  
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詔書  
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  
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  
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  
於國不能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  
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  
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  
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對  
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  
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管鄭伯隨  
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  
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  
語曰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法地爲土爲母  
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  
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  
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今諸外家無  
賢不肖茲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  
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  
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  
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  
鏡見則以爲可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  
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



通鑑綱目 卷之七  
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王莽旣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寃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於是徵莽還侍。太后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爲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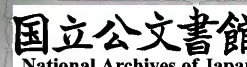
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爲司隸。



###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寃

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爲可許上以爲顧望兩心奉雲諭久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爲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詔獄少府猛等以爲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罪惡雖著括髮關械裸躬受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從光議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史涕泣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出見使者再拜





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詣廷尉廷尉收嘉印綬縛致都船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

彭宣為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  
為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  
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  
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上故  
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  
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  
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  
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  
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闕  
為中常侍闕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  
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闕言之咸惶恐不  
敢當私謂闕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

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思此豈家  
人子所能堪邪闕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  
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  
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置酒麒麟殿上  
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闕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  
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闕出闕遂上書曰  
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  
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  
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藏誼譁道  
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庚申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固康熙  
本作圖

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胡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六月帝

崩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



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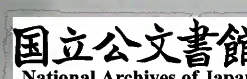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

### 母丁太后為丁姬





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傳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下太后號曰丁姬

以甄邯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

侯王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素

所不說者皆傳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父為佞邪奪爵母將隆前治中山獄冤陷無辜張由誣告骨肉史立丁玄陷人入大辟趙昌譖害鄭崇皆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方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莽之所以脇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

漢哀皇帝元壽二年



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

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農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年九歲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為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為大司徒

冬十月葬義陵



辛酉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

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

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

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

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

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

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

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

成都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闕內侯無子而有孫

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

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

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

茂才吏初奏除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

奏除成  
化本康  
熙本作  
除奏



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義和官○夏五月朔日食○拜帝母衛姬為

中山孝王后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竇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王始免襁褓至親分離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

王成化  
本康熙  
本作主

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子寬為褒魯侯孔均為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寬魯頃公之後也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

帝更名衍○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大旱

蝗

王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

隕石于鉅鹿二○大夫龔勝邴漢罷歸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頒四條於匈奴

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上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

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說白遣使答諭厚賜焉

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通鑑綱目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